

▼三味斋

## 诚实的文学劳动者

□王巨才



春天是文学的“农忙”季节,活动较多。谷运龙同志的三部散文集,基本上是断断续续随身阅读的,印象很好。谷运龙同志应该说是一位勤奋、诚实而又熟练的文学劳动者。他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陆续发表和出版100多万字的散文、小说和其他样式的作品,其中不少获得省级或全国性的奖励,得到专家和读者的广泛好评。这些作品,写得很认真、很投入,格调清新,文质兼美,体现出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与时下一些附庸之作趣味迥然不同。

谷运龙的创作,大体说来走的是一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的路子。这既是他的自觉追求,也是他的资源优势。他出生在四川阿坝,又长期生活和工作在阿坝。作为一位羌族作家,他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乡,对那片土地上勤劳智慧的父老乡亲和赖以生存的

山川河流、地理风貌、自然生态、文化习俗充满深厚真挚的感情,他的三部长篇专题散文,全部取材于这些方面,大多写得摇曳生姿,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现场感,无论写岷江,写九寨沟,写汶川抗震救灾,其中尽管也有基于人文关怀的对过往历史的沉重记忆及对当下社会种种病象的惋惜、针砭,但关注的目光,始终是在着力捕捉、探寻那些积极向上、体现生活本质和时代主流的闪光点。他行走岷江两岸,从都江堰到理县、潘松、茂县、成都,一路观察,一路思索,看到沿途羌族民众跨江往来的“溜索”逐渐由钢绳代替竹绳,由滑轮代替木勾,进而由水泥大桥取代斜拉索桥,从而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禁感叹,一座桥,正是“一个民族和一段历史兴衰的标志”,笔下涌着不可遏止的欣悦与激动。这种以小见大、言近旨远的笔墨,反映出作家对纷

繁生活敏锐、清醒的感知和辨析力。

相比较而言,我可能更看好那本《平凡——“5·12”汶川大地震百日记》。作为这场地震的亲历者和抗震救灾的组织者与指挥者,这些日记随时记载了在那些举世震颤的日子里每天发生的事情,记载了灾区人民创深痛巨的苦难,干部群众相濡以沫的坚韧,党和政府忧心如焚的关切,全国上下万众一心的救援,同时也写出了生死考验面前人性的光明与幽暗、善良与自私、崇高与卑微,不仅记叙翔实,情感真挚,文字也相当朴实,毫无雕饰之感。在7月6日的日记里,作家写到了自地震发生以来第一次与弟弟运凤相见的情景。地震发生时,运凤正在出差途中,他迅速命令同行的七个人从车上下来,躲进路边一处崖窝,但随即,便被倾盆而下的泥石流封堵在里面。崖窝中光线越来越暗,空气越来越稀薄,一行人紧紧抱在一起,已预感必死无疑,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想念着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想念世上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正当做好死亡准备的时候,随着大地的剧烈抖动,崖窝口出现丝丝光亮,“当从崖窝中爬出来的时候,大地和山川一下子变得如此不可理喻的魅力和难以言表的亲切。”突如其来的情形令他惊惧与绝望,通过三百来字的描述,一波三折,绘声绘色,让人感同身受。人们说,生活远比文学更精彩,但经典型化的提炼加工,文学也完全有可能比生活更感人。其中的关

键,是作家用什么样的心态和目光对待生活,反映生活。

谷运龙曾长期在不同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但正如阿来所指出的,他的文学写作,并没有因这些工作带来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所异化。他的散文,文字优美流畅,激情洋溢,充满诗意。叙事状物,书写到位,多有独到发现和感悟。可以看出,在谋篇布局、语言运用方面都是很讲究、狠下了一番构思和推敲功夫的。在《天堂九寨》中,那篇写阿坝草原的文章开头就很别致:“在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在唐古拉风穿越的广阔时空,有一位绝色佳人裸露着横陈着。横陈了一万年。裸露了一万年。”写草原的文章多不胜数,但以绝色佳人去比喻草原的美丽风姿,在我有限的经验中尚属首次。这样的文字,清新脱俗,独出机杼,很容易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我也想顺便提到,无论是流于概念的抒情插笔还是过分铺张的情景描绘,都会妨碍阅读的快感,如果写得更精准、更节制些,效果会更好。我指的是《我的岷江》中的个别篇幅。

一个时期以来,在所谓的全球化和后现代文学语境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曾被讥为守旧和过时的东西,人们避之唯恐不及,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和引发的反思,“现实主义”才频繁地、理直气壮地出现在连篇累牍的媒体文章中。当然,理论探索无禁区,创作方法也不能定于一尊。问题是,无论理论批评还是创作实践,都得怀着文学的敬畏之心,以诚实的态度对待自己高尚的精神劳动,否则难免会陷入东施效颦或邯郸学步的窘境。这是我拜读谷运龙三部散文集后的联想,未必正确,但有感而发,实话实说。

者昭示了“金钱使人疯狂”的世相。但这一方面的批判比起作品的“文革”批判,较为肤浅和逊色。

《灿烂桃花》还有另一重主题,即灵魂的救赎。这一层面的意义也是主要由对地宝这个人物的塑造来体现。从“文革”中醒悟后的地宝,获得了反思的能力。他把余生的意义,设定为赎罪的途径。心灵的觉醒,灵魂的忏悔,使他变得沉默寡言,使他乐于助人和自我牺牲,使他对苦和累乃至来自周围的白眼和仇视甘之如饴。然而,地宝的激情不再和逆来顺受也未尝不是一种自我救赎,因而亦可视为积极的自觉和自渡。此外,作品也描写了文星和小地这两个年轻的“80后”对自己的心结进行的剖析和清理,将灵魂救赎延展为几代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重建。

这部小说还隐含着一种深沉的忧患。天宝家族因为情感和血缘的错乱而几乎是带着一种原罪,因而屡遭灾祸。在作品中,宝妹发疯,结尾宝妹的母亲小妹死去,而官寨在举行禹帝祭坛的奠基仪式时垮塌,天宝、阿妹、小地生死未卜……“灿烂桃花”这一书名,来自阿妹、小妹、宝妹、小地这祖孙三代四个女人的惊世之美,还来自桃花寨之寨名。沉淀着历史与传统的一些事物和桃花般灿烂的一些生命的消逝,或许在作者的心目中,这就是民族艰难前行的代价。

的鼻炎,并以“甩不掉的老情人”比喻。同样患有鼻炎的刘青云深以为然,所以当鼻炎来时,也脱口而出一句“甩不掉的老情人”。未曾想,此言被刘青云太太听到。于是,醋劲大发,河东狮吼。这便有了那个让明人鼻炎复发的“骚扰电话”。

显然,上述故事嫁接了很多人的经验,作者只是对各种经验进行了合理编程。文字见诸纸面,于读者而言,有些东西是熟悉的,有些东西又是陌生的。似曾相识的感觉,被1000字的故事唤醒,算得上是一种比较别致的阅读体验。当100多个故事成建制地突进到眼前,读者难免要感慨一番“生活之参差多态”了。而微型小说想要达到的阅读效果,无非如此。

平心而论,阅读安谅的文字,总能收获些许快慰。《援疆日记》带给人的是某种壮阔,胡杨之坚韧,枣花之沁香,雪山之巍峨,《明人日记》呈上的则是繁华都市里的烟火气。在《明人日记》封底,安谅自陈是以“爱着、工作着、生活着”的姿态投入创作。作为读者,我想给他的创作再添加一种姿态:好奇着。好奇,可以使人的感官不至于麻木,始终对耳闻目睹的事物有一份敏感。一个有好奇心的作者,他的作品决不会是概念的叠加。相反,他能在与生活的短兵相接中,随机应变,顺势而为,让叙述跟随常识的指引。

从这个意义上说,安谅在写作中时而闪现的感觉,其实源自对他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的洞察。他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东西,灌注到《明人日记》里,让读者明白:生活不是一个预设的命题,偶尔会复杂得使人窘迫、抓狂,但并没有到失控的地步。明人,你是这么想的吗?

《明人日记》,安谅著,作家出版社  
2015年1月出版

▼书评

阅读谷运龙的散文集《我的岷江》,耳畔仿佛鸣响着岷江历史的涛声,在文字的引导下,走进了幽邃的文化地理隧道。在落落沧桑的岷江流域,望见了从祁连山悲壮徙徙而来的古羌背影;倾听到叠溪蚕丛故国幽怨的遗绪古韵;站在地震后的堰塞湖畔感受到了湖中亡灵的声声呼唤;座座逐水而生的古城抚今追昔的重重历史叠影……

岷江,长江上游最大的支流。自甘肃岷山溪流归宗不舍南来,一路逶迤在高山幽谷中,百转千回、浩浩荡荡。岁月中,她就像一条孕育万物的生命脐带,滋养丰饶着两岸生灵。聚居于此的羌族,是古代羌支中保留羌族族称的一支。他与汉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皆为兄弟民族,共同传承着炎帝部落的血统。他们沿岷江古道披荆斩棘悲壮而来,在岷江两岸停脚,于此繁衍生息,成为这里的世居民族。

枕着岷江涛声出生的谷运龙,从小聆听着先辈的故事,在跨江溜索上凌风飞翔长大,岷江成为了他与民族的精神血脉。当他拿起笔写作时,这条养育了民族的母亲河,自然成为他创作的永恒母题,在他创作的大量作品中,都深深地烙印着他与岷江的生命记忆,蕴藉着他与这条河流的心灵感悟和思考。

“路经理县,米亚罗一往情深的清流便墨汁倾涌,泡沫叠耸,你从此不再有清丽和清爽。我与流水一同前往时,心亦让这些带碱的汁液浸泡,近十年为你开放的心花随之凋萎,几十年被你浇灌的心田自此污染。”(《岷江,从我们心里流过》)河流诞生了文明,而文明后的人们却在利益的驱使下,残酷伤害着抚育生命的母亲河,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内心忏悔。

古老的岷江,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在谷运龙心中,岷江上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深刻地牵动着他的心。在这种切肤之感的关注中,呈现于文中的岷江,便处处渗透着他的反思,在这些思考中,凝结着他作为世居民族对岷江的独特观察和解读,蕴藉着他与民族生存发展的忧患意识。

这种视角和忧患意识,也同样鲜明地反映在他对当今信仰缺失的观察中。“寺庙开放后,游人如织,车辆如织,香是越来越高了,蜡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神圣的信念被商贾的金钱梦所玷污,让神圣的护佑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只有信奉本波教的当地信徒依然在排山倒海似的转经筒中按照信仰规导的方向,虔诚地诵着六字真言不停地转圈……”(《乳源》)面对当今涌来的物欲横流的“朝圣者”,他在文中以生息在岷江流域的苍鹰,临终前的壮烈回归昭示给现实的人们——聆听到尕米寺传来的祈祷声,它们会拼尽全力,奋勇地飞到高空,然后俯冲撞岩而死,将尸体留在高高的山岩上。

中国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祖国的边远地区。如今这些原来遥远、闭塞、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却成为了人们向往的旅游胜地。那里的一条河流、一座山寨、一座碉楼,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站立在古今历史的交叉口上。透过这些河流、古城、山寨,使今天的人们依然望到渐渐远去的历史旧影。“我总以为城市的性格是由文化定位的。地养人的性,水养人的情……”谷运龙以与生俱来的对岷江的亲身感受,在这本散文集中讲述着自己的心灵体会,以一种民族的视角审视着岷江的历史,诠释着这条江水承载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看法。这或许就是他这本散文集给予我们的一种文化启示吧。

30多年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使我结识熟悉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透过他们的作品,使我进一步读出了他们与自己民族的关系。通过他们的作品可将其区分为两类作家:一种是民族作家,一种是民族身份作家。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民族作家始终以民族使命为己任,在作品中自觉关注着自己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充满着忧患意识,毕生写作都倾注在为自己民族歌唱、呐喊、写史、立传中。而另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则是随心所欲地写着各种题材,具有着更为开放的创作心态。古运龙无疑是一位坚持为自己民族写作的民族作家。

▼阅读微记

## 给世界最好的礼物

□王月怡

“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做个活得轻松快乐、活得坚强并能激励身边人的人,这是我们给自己、给孩子、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这是来自西班牙的心灵成长导师白大卫(David Blanco)首部著作《你不是孤单一人》的思想精华。

本书主要分两部分,前面详细讲述童年发生的各种情境和典型事件会对人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并如何建构了人们应对世界的模式;后面则分门别类地分析了这些模式如何发生作用并限制了我们,伴随清晰的讲述还有大量的练习和方法,将带领读者实现疗愈。白大卫是来自西班牙的超个人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将东方传统的智慧和西方的心理学架构整合于他的教学。自从多年前来到中国,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在个人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稳健。

现在他将他以前各种传承的学习所得和在中国多年的上课经验,凝结到这本书里。通过本书,你会发现西方人特有的清晰理路,特别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关系面向——与父母的关系、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你会一一辨认出那些反复发生的痛苦从哪里来的,如何解决,随着改变发生的全面转化,你会收获生命带来的很多惊喜。作者也表

The Inner Child Book: A Guide for Personal Growth and Parenting

你不是孤单一人

个人成长与亲子关系指南



## 生活的拼图

□杨健

报纸的审读者,我曾以两种不同的节奏阅读了书中100多篇微型小说。不同的节奏,自是有不同的体会。一篇一篇地跟读,与一口气通读,其间区别,犹如审视拼图里的每一个单片与一幅完整的拼图。应该承认,后者提供了一种前者所不具备的丰富性。当然,此类丰富性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来解释,又失之简单。

小说对“文革”的批判并未于此止步,而是以更多的笔墨,书写“文革”武斗给加害者和受害者都造成的心灵阴翳和创伤。

从狂乱中醒来的地宝,突然发现了自己成为无人理睬、人人憎恶的孤家寡人,他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快乐和彻底丧失了激情的人。而曾被地宝们摧残和凌辱的二先生,尽管成为了一个亿万身家的富翁,却仍怀有复仇的心态而不能自拔。

更为惊心的是,“文革”种下的仇和恨还延续到下两代人。

这部小说批判的矛头,还指向当下社会的拜金风气,通过地宝的大女儿宝殊这一人物设置,向读

者昭示了“金钱使人疯狂”的世相。但这一方面的批判比起作品的“文革”批判,较为肤浅和逊色。

《灿烂桃花》还有另一重主题,即灵魂的救赎。这一层面的意义也是主要由对地宝这个人物的塑造来体现。从“文革”中醒悟后的地宝,获得了反思的能力。

他把余生的意义,设定为赎罪的途径。心灵的觉醒,灵魂的忏悔,使他变得沉默寡言,使他乐于助人和自我牺牲,使他对苦和累乃至来自周围的白眼和仇视甘之如饴。

然而,地宝的激情不再和逆来顺受也未尝不是一种自我救赎,因而亦可视为积极的自觉和自渡。

此外,作品也描写了文星和小地这两个年轻的“80后”对自己的心结进行的剖析和清理,将灵魂救赎延展为几代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重建。

这部小说还隐含着一种深沉的忧患。天宝家族因为情感和血缘的错乱而几乎是带着一种原罪,因而屡遭灾祸。在作品中,宝妹发疯,结尾宝妹的母亲小妹死去,而官寨在举行禹帝祭坛的奠基仪式时垮塌,天宝、阿妹、小地生死未卜……“灿烂桃花”这一书名,来自阿妹、小妹、宝妹、小地这祖孙三代四个女人的惊世之美,还来自桃花寨之寨名。沉淀着历史与传统的一些事物和桃花般灿烂的一些生命的消逝,或许在作者的心目中,这就是民族艰难前行的代价。

▼印象



在写作上,安谅是一个权变多于原则的人。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他的叙述总是跑到了观念的前头,文章最终的面目与起笔时的初衷有几分偏离。或许,这可以理解为生活的逻辑对作者构思的矫正,而这种矫正所依赖的是作者即刻即刻的感觉。

如果说《明人日记》有什么企图,那就是安谅想用文字铺陈出一幅当代都市的风俗画。上述企图与微型小说的特质相关,此类文体所提供的,并不是俯瞰人生的精神高度,而是贴地行走的日常视角。安谅虚拟了一个叫明人的主人公,主人公穿梭于100多个故事间,每一个故事都有一场与生活的遭遇,每一次遭遇又都生发出些许感悟。

透过这100多个故事,你能大致想象出明人的形象——一个中年男人,生活殷实,阅历丰富,价值观稳定而成熟;他

承载着民族历史的岷江

尹汉周